

員會，(6)教育委員會，(7)建設委員會。此七專門委員會之主席，由達維拉將軍擔任。

軍政府前主席加巴奈拉斯將軍則被任爲陸軍教育總監。

中日外交的現階段

奧松

月餘以來，中日兩國間的外交關係日趨緊張，至九月杪十月初的一旬中，幾已達最嚴重的階段。在上海方面，因虹口事件的突發，日方故意鋪張揚厲，造成了意外緊張的局面，戰事似有一觸即發之勢(詳見前期現代史料)。

在南京，川越和張外長的談判因雙方意見分歧而陷於僵局，同時據路透社所傳日本提出的要求以及同盟社所傳東京的強硬態度，更激成了一種非常緊張的空氣，使中國民衆皆爲之激忿不安，中日的外交關係至是顯已達到最後關頭了。但自十月四日日本外務省東亞局長桑島來華，向川越大使傳達三省會議訓令後，表面形勢始略見緩和，十月八日川越大使晉謁蔣院長，會晤後雙方發表公報，僉謂中日兩國間問題，仍可依外交常軌解決之。現

在川越大使已準備與張外長重開談判了，這在非常黯淡的局面中，似乎顯示了一線的希望，不過談判的前途如何，自然還是繫於日本的態度與誠意。茲將最近中日交涉經過情形，分別略述於下：

路透社所傳的四項要求 川越大使自九月初旬入京後，曾三次與我外長張羣進行談判，卒以雙方意見分歧而告停頓。當談判之始，張外長即表示日使如爲交涉最近迭發之不幸事件，自可進行商談，但拒絕討論中日間其他問題云云。但川越大使不顧此點，仍向我提出要求四項，據路透社所傳，此四項要求爲：

- (一) 中日經濟合作。
- (二) 華北冀察綏魯五省實行自治。
- (三) 日本有權在長江沿岸各地及海



德意奧三國的合作能夠維持多少時候?

— Glasgow evening Times

南島駐軍以保護日本之利益。

(四) 修改中國學校所用教科書，務將其中關於反日之宣傳，刪除淨盡。

(按據十月十日密勒氏評論報所載，尚有第五項，即為罷黜陳果夫陳立夫馮玉祥孫科等。)

據外報所傳中國當時亦曾提出對案四項(見十月十日密勒氏評論報)：

- (一) 取消塘沽協定及何梅協定。
- (二) 撤銷冀東股汝耕偽政府。
- (三) 取締華北走私。
- (四) 撤退駐紮豐台及華北之日軍。

川越對中國所提出之對案，深表不悅，認為這不啻是加於日本的「侮辱」，這樣，談判就因之停頓了。

自路透社發表此項消息後，日本外務省發言人即向之大施抨擊，謂其別有用意，路透社亦於十月二日為文答辯，謂係採自日文報，其原文如下：

日本外務省發言人天羽昨日下午發表一文，對於路

透社作劇烈之抨擊，實路透社在世界各處發表關於日本對中國提出要求之電訊，發言人謂此訊乃以別有用意，志在離間中日之幻想的宣傳為根據，今或須取相當辦法，制止此種行為云。同盟社亦已廣播同樣之抨擊言論，查日外務省發言人亦抨擊之電訊，乃倫敦路透社發至世界各處者，文曰：「路透社自倫敦外方方面探悉日本向中國提出之解決爭端條件，內有：(一)揚子江各地點駐兵，以保護日僑之權利。(二)校訂教科書，以防杜向中國學童宣傳排日情緒之權利。(三)華北五省之自治。(四)中日經濟合作，其特殊性質，尚未規定，聞英政府現由其駐東京南京大使密切注視中日談判之進行。」查其他電訊社亦皆傳出同樣消息，而日外務省獨對路透社施其抨擊，邇來外間對於日大使川越在南京進行談判時提出之要求，謠言孔多，路透社對於此項謠言，向甚謹慎處之，路透社所發之電訊，泰半取材於日人報紙，蓋邇來日文報紙登載南京談判情形甚為詳盡也。例如九月二十一日路透社曾引用讀賣新聞所載之下列要求：(一)以河北察哈爾山東山西綏遠省為緩衝區域，南京政府仍享有對該區之宗主權，惟官吏之黜陟權賦稅權軍事統制權等均應移交地方自治政府。(二)利用目前機會臨時解決中日間交通合同之複雜問題，而尤重航空一項。(三)中國將九一八事變後對日貨所施之稅則，作根本的修正。(四)中國儘量聘用日人為顧問。路透社適於同日引用日外務省發言人之言，謂報紙所載關於日本對中國所提出

西班牙內戰的真相

- (一) 德報說蘇聯正在西班牙挑動戰爭。
- (二) 蘇報說德意是叛軍的撐腰者。



Kladderatsch Moscow News

可能的要求之預料，大半根據於理想云。

有田外相的宣言 川越與張外長之談

判既陷停頓，一時中日形勢甚形緊張，日外相有田於九月廿八日發表重要之宣言，謂「中國應速決定與日本攜手與否」

該宣言首謂自渠就任外相以來，渠力圖調整日本中國間之關係，以為東亞安定之先決條件，但不幸該項努力，均未獲具體之結果，反之，各項問題均尚未獲解決，而在兩國間之關係上造成陰霾。

107781

該宣言嗣於詳述最近成都、北海、汕頭、漢口、上海各事件後，謂中國當局於事端發生後發表宣言，作遏止排日暴動之擔保，已非一次，但迄未有效，事實上日僑在華屢遭非可言喻之暴行，舉其主要者，類此性質之暴行，不下十二件，均於最近十個月中發生。故在華日僑之生命財產，現受嚴重之威脅，深刻不安之情緒，流露於日僑間。許多此種不幸事件，均可謂係排日教育及其他方式之排日煽動暨實行數年之排日政策之邏輯的結果，國民政府及國

東方雜誌 第三十三卷 第二十二號 現代史料

民黨，均不能閃避其責任，即如華方所稱其中數事件，為共產黨圖離間中日關係，但亦不應如中國處置謀殺毆擊等事同樣解決。僅解決事件本身，尚有未足，現即應採取斷然步驟，除其根患，以防復發生此等事件。一方面中國應實行遏止排日暴動，關於此點，吾人應牢記敦睦邦交之命令，證諸存在事態之情形，實無補於事，另一方面，應作更積極之努力，改善中日兩國關係，剷除排日之根本原因，以為一勞永逸之計，如有必要，應付共黨威脅之方策亦應加以考慮，基於余上述之精神，日政府現在與南京政府，作解決各項事變及調整中日關係之交涉，現尚未有若何進步可言。而同時又有同樣不幸之新事變發生，日方固誠摯願望從外交途徑盡力獲得和平之解決，而東亞安定亦得確實之保障，但日本民衆及在華日人，愈以為對華繼續交涉，已屬無益之舉。設交涉就此中止，則在華衆多日僑之生命財產，當然不能聽其更遭若何危害，對於考慮萬一時應取之步驟，自屬必要。目前交涉之結果，必居中日

希特勒對法國總理說，『這是我的餅，不容你來染指。』



— News Chronicle, London

關係更好轉或更惡化兩者之一也。

就目前局勢言，中國對各項問題之態度，已不容再如過去遊移於曖昧之中，而中國現立於緊要之歧途，應決定與日本攜手與否，余竭誠希望中國無論有若何困難，需要克服，終能於友誼之感應中，堅握吾人之手云。

日方要求與蔣直接交涉 中日外交談判停頓後，日本陸海外三省會一再舉行聯席會議，討論展開新局面之辦法，經討論結果，決意進行外交辦法，並由有田外相正式請求蔣委員長回京開始交涉，關於此點，輿論界皆有所抨擊，茲舉十月一日上海字林西報之社論於下：

當蔣介石將軍回南京時，中日兩國糾紛，繼續談判，自可減少一部分障礙。維日方一再堅持，恐蔣氏終不克自行擔負談判之責任，中國方面已有一正式之外交部長，可以全權代表政府，將政府之意見，傳達於日本，衆所期待於此外交部長者，乃彼與日本大使共同談判，如獲有結果，當呈政府上級長官認可或批准之。如有放棄此途徑，則蔣將軍如未得中央政治委員會立法院，或國民政府其他上級官員之同意，對於中日事件，亦不能作任何決定也。如蔣將軍專斷出此，則為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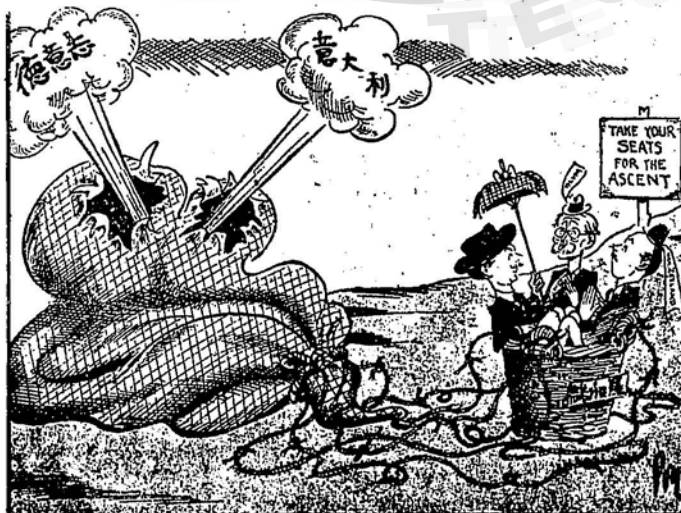
越權位，而必遭反對，其所決定之事件，亦絕不能履行。

日方之評論時局者，須察覺目前之談判，乃兩政府間之談判，非如前此情形，為一政府與某一強有力軍人間之談判也。此種時期已成過去矣。蔣將軍個人對於外交談判，在中國方面固能生很大影響，但彼並不具有比外長張軍更大之權力，而獨使中國採取某種行動也。中國值此內政急待整理之時，復加外交緊迫，致使不能專力於主要工作，亦誠可悲矣。然外交之調整所不可忽略，尤以有影響於鄰邦之國交者，解決更不可遲緩，但解決有正當之途徑，若必堅持須由政府領袖談判者，實屬毫無理由，今若中國駐日大使許世英拒絕與有田外相談判中國事件，而堅持必須由廣田首相躬自處理一切，則日方感想為如何，其情形又將奚若？

蔣介石氏當於十月五日回京，決予川越大使以拜晤的機會，但談判之進行，仍當由張外長繼續折衝云。

桑島來華 日外相等以蔣院長在四五日內即可返京，該時川越大使當即晉謁談判日趨緊迫之中日邦交問題，因決特推派桑島東亞局局長攜帶陸海外三省當局會議所決定之具體案及新訓令，赴南京傳達於川越，以為交涉時之依據。桑島當於二日晚自東京啓

英法比三國坐在羅加諾氣球中，但不知什麼時候能昇起來。



—Daily Mail, London

程來華，過神戶時曾對記者發表迷離恍惚之談話，略謂：「日本提交中國之建議，並非一種要求，其目的乃在以誠摯之方法調整中日關係，兩國間關係上之僵局是否打開，此與兩國間關係之前途，有至關重要之利害，中國仍抱偏見，則日本不得不謀遠慮以對付之，如談判進行不能順利，則日政府將取應付惡化時局之計畫，惟吾人以爲今在進行中之外交談判，終不致歸於失敗也。」但據某外人方面消息，桑島此次攜帶傳達川越之海陸外三省當局新決議案，內容包含範圍極爲廣泛，除要求中國實行廣田三原則外，並羅列關於政治經濟文化各方面之條項甚多，開中日外交史上之新紀錄云云（十月三日華聯電）。

川越謁蔣 十月八日上午十時，蔣院長在官邸接見川越大使，由外交部亞洲司長高宗武，與日本大使館清水祕書擔任翻譯。雙方互致寒暄後，川越大使首先陳述中日兩國之前途，與東亞大局之關係，暢述所見，并言以中日兩國關係之深切，亟應互維互助，以謀東亞局勢之安定，與兩國真正之福利。過去數年內，因種種不幸之事態，兩國間疑慮日深，誤會滋多，雙方應各盡其最大之努力，消極的去除增進友誼障礙，積極的共謀互有利益之合作。蔣院長亦就中日國交之調整，說明其意見，大意謂就東亞大局着眼，兩國國交之根本調整，在今日實有必要。我方所要求者，重在領土之不受侵害，及主權與行政完整之尊重，故中日間一切問題，應根據絕對平等及互尊領土主權與行政完整之原則，由外交途徑，在和平友善空氣中，從容協商，則國交之調整，必有圓滿之結果。對於近日各地發生不幸事件，蔣院長謂，此等事件，雖中國政府警察權之實施，各有不同，而在中國領土內發生此等不幸事件，則

不能不引爲憾事。對於業經調查之成都與北海事件，中國政府準備依照國際慣例，即時解決。關於其他外交問題，蔣院長確告川越大使，仍應由外交部張部長與川越大使繼續商討，張部長之意見，即係政府之意見云。談至十二時，川越大使與辭而去。

蔣院長於會見川越大使後，發表其感想如下：

今日與川越大使接談，所談者雖均爲中日兩國之前途與東亞大局之關係，而未及交涉中之具體問題。但雙方談話精神，完全立於平等基礎之上。川越大使之精神與態度，其誠摯坦白，實足欣佩。蓋完全本於廣田首相去年在彼國議會中所發表之方針，即在不威脅不侵略之原則，力謀調整國交之實現是也。以今日川越大使表現之精神，推而言之，則中日兩國間問題，皆可不採外交正當途徑以外之方式，而以外交常軌，以平等基礎解決一切困難，一掃過去之糾紛與黯淡之陰霾。蓋人類本富於感情，惟有精誠，可以感召一切。余在去年春間，由京入川之時，所發表對日本之感想，即以爲如一方果能以精誠相示，則彼方必有以精誠相應之一日，深信余之抱負與期望，不難貫徹始終也。

同時，川越大使於會見蔣院長後，亦發表談話如下：

今日會談之內容，已如聲明書所發表，余獲得蔣氏似在設法脫離當面之危機，並對調整全般國交，抱有非常熱意之印象。交涉前途固非常困難，但並無絕望，尙在折衝，余或尙需與蔣氏會見二三次，亦未可知，惟日期尙未決定。至於具體問題，將與張外長交涉，但其日期亦未決定。總之，一般對於無論何事，即決定其爲善或爲惡，惟事件並不若是之簡單，中日關係非常複雜，雙方均具理由，故惟有漸次進行交涉，促進解決，要之余所獲之感想，似可相當信賴蔣氏對於打開中日國交之誠意，故將更令徹底，由消極積極兩方面爲確立東洋和平計，擬向中日共同目標邁進云。

各報之意見 蔣介石氏與川越大使會晤之後，中外各報皆紛紛加以評論，日本報紙多以爲前途儘多困難，遑難樂觀。茲舉東京朝日新聞之社評如下：

法國貨幣貶值之影響

法國法郎貶值，在九月二十九日始合法化，直接影響於瑞士荷蘭，間接影響於其他諸國之通貨制度。茲簡明敘述之。

法國在一九二八年六月依法規定法郎

朝日新聞謂，中國對於調整兩國關係之立場，係以維持領土主權及行政權之完整爲原則，並須實行不威脅不侵略，而日本要求之最重者，則爲（一）華北之特殊地位。（二）反共之共同戰線。中國堅持其互惠平等之立場，高揚領土主權，爲談判前途，或將遭意外之難關云。

倫敦孟德斯德導報亦曾著論批評蔣院長與川越大使會晤結果，內稱：

中國不欲「吃耳光陪笑臉」，此爲一九三一年後之第一次。中國現已取沉靜的決心之態度。……日本以尋常恫嚇施諸中國後，今已暫時撤回其「要求」，而毫無所獲矣。今謂日本將放棄其對中國侵迫之態度，或中國不致續有讓步，此實爲魯莽之猜度。但目前至少可言中國已不復如前之包容忍態度矣。果爾，則此或將爲遠東事務之一轉變點，日本軍部領袖至是必將決定彼等是否願冒險興戎矣。

市隱

含有純金五八·九五公絲，其平價爲美元〇〇·三九一七九分。至本年九月三十日放棄金本位，採用管理通貨制，新法郎理論上在九成金四三與四九公絲之間。對英鎊平價在九

七與一〇三法郎之間。然在十月二日巴黎交易所重開時，第一次結價係每鎊一〇五·六五，倘政府不購進法郎以干涉之，則鎊必更漲。除法蘭西銀行外禁止黃金出口，國內持有黃金者，有四府。法郎貶值後重估存金，政府得到利益約一百五十億法郎，其中百億法郎充平匯基金。越南幣皮亞斯脫 (piastre) 原與法郎聯繫，每一法郎等於十皮亞斯脫，當然跟本國而變化。

荷蘭在同日貶低盾 (Guilder) 值，惟未定明貶低若干。然開市時約低百分之二十。黃金亦經禁止出口。政府設平匯基金三億盾，其財源即爲因貶值而得之利益。荷屬印度盾幣仍聯繫於母國之幣，故經同樣之變化。

瑞士在九月三十日亦通過一新通貨法，規定貶低法郎約百分之三十。新單位許上下於純金一九〇與二一五公絲之間。舊單位爲純金二九〇·三二公絲，即平價爲美元〇·一九二九四八。新平價則在美元〇·二一四與〇·二四一七之間。瑞士亦曾下令禁金出